

蘇聯小說通俗本

喬奇·古里亞 原著

山野的春天

原譯名“薩根的春天”

北京
鋼鐵工業學校
★
圖書館



1012.7
L88+3

蘇聯小說通俗本

山野的春天

喬奇·古里亞 原著
施 瑛 改寫

上海育才書局出版
通聯書店發行

山野的春天

定價二千二百元

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出版

原著者 喬奇·古里亞

改寫者 施瑛

印刷者 奎記印刷所

出版者 育才書局

發行者 通聯書店

上海：山東中路一二八號

所有印
所翻
權勿
版請

一九五三年四月四版 21001 26000

序

蘇聯電影「山野的春天」，曾在北京、上海等地方放映過，獲得了廣大觀眾的好評。這本電影是根據名小說「薩根的春天」改編的。原書是蘇聯青年作家喬奇·古里亞所作，曾經得到一九四八年的斯大林獎金。不用說，「山野的春天」是一個戀愛故事，它講的是蘇聯新社會裏一對青年男女的戀愛。可是故事並不簡單。它裏面洋溢着蘇聯人民的勞動熱情和樂觀主義，描寫生動，敘述輕鬆，使讀者也好像感到了盎然的春意……。

這個故事寫出了窮鄉僻壤的山裏人，怎樣響應黨和政府的號召，在黨和政府的關懷下，計劃提高單位面積產量；並且寫出了在蘇聯新社會裏，新的跟舊的、進步的跟落後的中間的鬥爭。故事裏主要的綫索是一座山岩，這座山岩可能開採下來當做上好的肥料，格外提高產量，給山野的春天錦上添花。但是這座山岩能不能夠利用，卻是個大問題，要等到故事結尾，才有了交代。因此，故事強調說：不管山岩不山岩，只要深耕細作，也可以爭取一個好收成的。

原作在中國已有兩個譯本。一本是葉至美先生翻譯的，文光書店出版；一本是成時先生翻譯的，平明出版社出版。原作字數較多，結構敘述，在一般讀者也許看不慣，因此我把它通俗化，寫成三萬字的小冊子，採用羣衆喜聞樂見的章回小說體裁，在情節方

面，也顯得緊湊些。我想，我們目前正在熱烈響應提高單位面積產量的號召，看了這個故事，一定可以得到極大的鼓舞。我是根據上面所說的兩個譯本改寫的，謹向兩位譯者致謝。至於電影的情節跟原著小說有所出入，主題也略有移動，我沒有採用它，并此聲明。

改寫者 一九五二年四月

本書主要人物

凱蘇是山村裏的青年農民和共產黨員，性格堅韌果敢，是一個積極人物，也是蘇聯千千萬萬勞動人民中的一個。就是像他這樣的人，推進了蘇聯的歷史，使得山野的春天格外可愛。

卡瑪是凱蘇的女朋友，長得健美活潑，也是山村裏勞動的好手。從卡瑪的身上，可以看到蘇聯新婦女的形象。

米二伯是凱蘇的父親，妮娜是凱蘇的妹妹。

尼古拉是村蘇維埃主席，生性保守。

康丁是村上黨組織的書記，集體農場的領導者。

戈特爾，老農夫，也是個積極份子。他的兒子戈世美，是個業餘研究電機的人。

善老爹，山村裏一位一百三十多歲的老壽星。

阿達穆是小商人，腦子裏還帶着腐朽的資產階級思想。安東是山村裏唯一的二流子。拉錫特喜歡浪蕩，腦筋簡單，是個瞎胡鬧的人。這三個——也只有這三個，是山村裏的落後份子。

目錄

第一回	營楔子閒話薩根村	一
第二回	水邊談情不忘收穫	七
第三回	東園西撞浪子驚豔	二四
第四回	阿達穆妄想發橫財	三〇
第五回	好光景壽星感懷	三六
第六回	酒排閭羣小定奸謀	四二
第七回	米凱蘇區會獻土	四八
第八回	老式土銃權代武器	五四
第九回	是真是假揭破啞謎	六〇
	免富源關心落悲岩	一
	車中載物喜卜光明	七
	深耕細作凱蘇帶頭	二四
	戈世美巧思摘水電	三〇
	舊腦筋財迷接罵	三六
	農業局凱蘇碰釘子	四二
	拉錫特牧場擒親	四八
	新型飛機光臨荒村	五四
	若即若離終成眷屬	六〇

第一回 當楔子閒話薩根村 覓富源開心慈悲山老

本書的故事，發生在蘇聯格魯吉亞共和國（蘇聯現在由十六個參加聯盟的共和國所組成，格魯吉亞是其中的一個）阿布哈茲地方。在阿布哈茲的東北角上，有一個村莊，它高高地嵌在羣山之中，好像一個鳥窠似的，它的名字叫做薩根。瞧：薩根的北面，是重重疊疊的山峯，那就是高加索山；薩根的東面，是一座陰沉沉的高山，土名叫做呱呱嶺；薩根的西面，又是連綿不斷的大山，山名也不用多提了。薩根的南面，謝天謝地，總算有着一條羊腸小道，通到外邊世界去。可是這條路彎彎曲曲，高高低低，一邊是峭壁，一邊是深溝，中間得經過九個山隘和八條山澗，要在這樣的路上出入，真是拚着性命走的。原來薩根幾乎跟外界完全隔絕，直到六、七十年之前，沙皇政府裏的村名冊上，才有薩根的名字。那時候，沙皇政府裏還派了一個官員，來向村莊上的老百姓收稅，誰知那個官員聽說到薩根去要穿過九個山隘和八條山澗，唬得目瞪口呆，他決定不要薩根老百姓的幾文爛銅錢，乾脆把它的名字在冊子上劃掉了。但這也算不得薩根老百姓的造化。薩根的老百姓們，世世代代，在瘠薄的山野裏幹活，生活一向很貧苦。當地的封建惡霸，名叫「馬興皇子」的一夥，還要兇狠地壓迫他們，剝削他們，甚至搞得有些人家家破人亡，這是革命以前的情形。

閑話表過，言歸正傳。這裏單表薩根村上姓米的米二伯一家。米家一族，當初入了

與匪，個個勇敢剛強，可恨封建惡霸害怕米家兄弟團結起來對付自己，就派狗腿子在中間挑撥是非，叫米家兄弟們自相殘殺。好勇鬥狠的山裏人吵起架來，委實十分厲害，結果，米家一族差不多全給毀了。當時米二伯還是個很小的孩子，他也幾乎死在械鬥中，幸得外祖母把他帶了去。他就在外婆家裏，長大成人。等他回到薩根的時候，他看見自己的老家，已經只剩一堆瓦礫，他父親的那份田地，由一個名叫阿達穆的人照管着。這個阿達穆是米家的鄰舍，還帶點兒親戚關係，一向幹小買賣過活，只知道在銅錢眼裏翻筋斗，關於他的事情，後文另表。再說米二伯向阿達穆收回了田地，勤勤懇懇地幹起活來，他是個貧農，家裏的糧食，每年到四月，就吃得一乾二淨，往後那些青黃不接的日子裏，他總是挨餓的。幸虧不久十月革命勝利，蘇維埃國家成立，地主惡霸全被打倒，窮人翻了身，米二伯也分到一塊大小合式的土地。他樂得心花兒也開了。他結了婚，先後生下一男一女，男孩子名叫凱蘇，女孩子名叫妮娜，一家四口，生活越過越好。在革命勝利以後的幾年中，窮鄉僻壤的薩根村，也起了許多變化，不提別的，單說文化方面，薩根有了一所學校，政府還派來了教師、醫生和獸醫；從前，老百姓不知道外界的情形，甚至像日俄戰爭（一九〇四年到一九〇五年）那樣的消息，隔了三年，才傳到村莊上，此刻村上卻連報紙也送來了。真的，薩根人的生活，跟蘇聯一切地方的人一樣，正在跨着大步前進。記得在一九三〇年以後，薩根的老百姓，也在興高采烈，談論着集體農場，大家都稱讚集體農場的好處，馬上着手組織起來。米二伯的思想也搞得很通，

他誠懇地告訴鄰舍們說：「我沒有別的想法，只想參加集體農場。你想咱們在革命前的光景，真是漆黑一團，如今卻是天朗氣清，陽光普照。咱們以後一定還要好呢。」大夥兒聽了，都點頭稱是。不用說，從那時候起，米二伯一家也成為集體農民了。接着，米二伯遭到一件不幸，他的女人病故了。不過，凱蘇長得很健壯，幹起活來，比老大爺還能幹；妮娜也在長成起來。這一家並沒有遭到什麼大打擊。而且凱蘇這一代，比上一輩幸福多了。他從小就進村上的學校讀書，學習了文化。他一直看見家裏的板壁上，貼着一張灰黃的紙，紙上寫着密密層層的字，頭一行還像是標題。這張紙原是糊住板壁上的裂縫的，大家一向看慣，誰也不去特別注意它。只是米二伯有一次有意無意地說：「咳，就是這一張紙，說來話也長啦！那時候，還是皇帝時代，有一位城裏的先生，患了肺病，到村上來療養。這位先生面色陰沉，不愛說話，其實卻是個好人。他跟大家談天的時候，總要把什麼皇帝皇子痛罵一頓。他對於村莊附近那座灰色的山岩——就是我們叫它慈悲岩的那座，感到說不出的興趣，時常到那兒看了又看，還教村人去敲下岩土來撒在田地上。當然沒有誰照他的話做過。於是這位先生只得整天在一本筆記簿上寫字。到了第二年春天，這位先生吐血死了，那本筆記簿卻流落到別人手裏，遞來遞去傳了很久，大家都不識得字，就把簿子拆開，一張張地用來捲煙捲兒了。我也要了一張——我記得正是簿子的第一張，我用它來糊住板壁上的裂縫。喏，就是這張。凱蘇，它的年紀比你還大呢！」也是無巧不成書，隔了幾天，凱蘇因為閒着沒事，就把這張紙上的字，

從頭到尾細看一遍。頭一行果然是標題，寫着道：「薩根村的天然好肥料」。下面便提起，那一座灰色的山岩，它的質地是磷灰土，而磷灰土正是上好的肥料……凱蘇看了，不由得心裏想道：「咱們村上地土瘠薄，莊稼產量一向總比不上別的地方。當然，咱們只要沉着氣，仗着兩手努力幹，還是可以把單位面積產量逐步提高的。可是，如果那座慈悲岩真的大慈大悲，能够給咱們用不完的好肥料的話，那更是錦上添花的事情了。得啦！咱們應當好好地研究一下。」

凱蘇越想越高興，立刻跑了出去，把他的發現告訴了朋友們。聽的人有相信的，也有不相信的。對於那位害着吐血毛病面色陰沉的先生，長一輩的人都還記得，大家也知道那位先生是個聰明人，可是這座灰色的山岩可以當做肥料的那一篇話，就在當時也沒有誰願意試試看。此刻，只有凱蘇跟幾個年輕人興高采烈地談論着。這幾位朋友想：把岩石敲下來，碾成細粉，撒播到田裏去，看它是不是能够幫助莊稼長得茂盛。如果是的，那末這座山岩確是磷灰土——上好的天然肥料，而且是取之不盡、用之不竭的大富源，薩根村可就可交運了；如果不是，那也不妨事的。集體農場上的小鐵匠，聽凱蘇說得有理，就自告奮勇，設計了一套碾壓石粉的機器，準備馬上動手。大家正想試一下的時候，不料衛國戰爭（一九四一年六月，法西斯德國背信棄義，侵犯蘇聯，蘇聯全國軍民，奮起抗戰，保衛祖國，這場戰爭就稱做衛國戰爭）爆發了。年輕人都響應了斯大林大元帥的號召，參加軍隊，開到前綫去打擊外國侵略者。在薩根村上，凱蘇、小鐵匠和

另外幾個年輕朋友也都參了軍。留着的人在集體農場努力勞動，加緊生產，支援前綫。在打仗的幾年裏，關於那座慈悲岩的事情，又給薩根的老百姓擱在腦後了，慢慢地，大家把它完全忘記掉了。

只有凱蘇忘不了這件事。他在戰壕裏，也時常想起那座灰色的慈悲岩，總想有一天能够把它利用一下。他打仗很勇敢，而且受過兩次傷。第一次是在羅斯托夫地方，傷得並不重；第二次是在解放基輔城的時候，他的一條腿給彈片打中。後來，傷雖然好了，可是這條腿走起路來，不大方便，碰到陰濕天氣，骨頭裏老是隱隱作痛。一九四五年五月，紅軍攻克柏林，法西斯德國全部垮台，隔了不久，凱蘇復員回鄉。他躺在火車中的上層臥鋪上，睜大眼睛，盯着車頂的黑色狹木條，腦子裏又不斷地想起慈悲岩來，好像那座灰色的山岩就在他的眼前似的。那時候，下面臥鋪上也有幾個復員的戰士，他們的頭湊在一起，在那兒撩天。他們談的不是過去的打仗事情，卻在說將來怎樣恢復和發展生產。他們談得津津有味，凱蘇聽了一會，也覺得津津有味。他下了火車，順路先到區裏去一趟。想不到大家都在說着什麼提高單位面積產量，什麼打破收穫紀錄，什麼要比戰前搞得更好……凱蘇聽得心裏發癢。他又想起了慈悲岩——如果它真是上好的天然肥料，那多變好啊！

有話便長，無話即短。現在凱蘇回到家鄉了，他休養了一個冬天，一九四七年的早春也快來了。薩根村天氣晴朗，太陽光照着大地，清冷的泉水在慢慢流動。這一天，凱

蘇獨個兒坐在泉水旁邊。他身穿卡奇制服，腰間束一條軍用闊皮帶，腳上穿一雙軍用長統靴，還擦得很光亮，一頂牧羊人戴的寬邊氈帽和一根粗手杖，放在他的身旁。他心不在焉地像在等待什麼人。你道他在等待什麼人呢？要知道早春的泉水旁邊，正是情人們會面談心的好地方啊。原來凱蘇有一位女朋友，名字叫做卡瑪，也是薩根人。他們很早就十分相愛。雖然凱蘇出去打了幾年仗，可是卡瑪對他的感情，一點兒也沒有冷淡。卡瑪年紀還輕，只有二十一歲，長得健美活潑，在薩根村上，也算得是個美人兒，追求她的人着實不少，這些事下文再表。此刻，凱蘇約她到這裏來談心，他焦急地等待着，一雙眼睛望着前面那叢樹木，希望他的意中人卡瑪快點兒穿過樹叢出來。果然，沙、沙、沙一陣枝葉響，一個人分花拂柳地打樹叢裏鑽出來了。

第二回 水邊談情不忘收穫 車中載物喜卜光明

話說凱蘇聽得樹叢的枝葉在沙沙作響，趕緊抬頭一看。哎喲！走出來的不是他的意中人，恰恰相反，正是他所不希望碰見的一個人。你道這人是誰，他是村蘇維埃（村人民代表會議）主席尼古拉。尼古拉的年紀跟凱蘇差不多，是一個打獵的好手，他也上過前線，打了兩年仗，戰爭一結束就回來，比凱蘇復員得早。他戴着勳章，薩根的老百姓知道他打仗立功，就選他做了村蘇維埃主席。但是尼古拉生性保守，辦事緩慢，當主席並不稱職，全仗旁邊的人幫忙。尼古拉覺得自己已經到了應當娶親的年紀，他看中了漂亮的卡瑪，自以為一定兩相情願，毫無問題，誰知這時候凱蘇回來了。不用說，卡瑪還是心心念念地愛着凱蘇的。尼古拉知道自己在情場上吃了敗仗，同時他還担心那個堅韌果敢的凱蘇，會把他的主席位置奪去，於是他和凱蘇都懷着互相不痛快的心情。可是他們到底是在新社會裏長成的人，他們懂得新道德，懂得生活裏最重要的事情是什麼，因此他們心裏雖然不痛快，也就是一點兒不痛快罷了，再也不會鬧出什麼決鬥來，像從前薩根常有的那樣。此刻兩個人「狹路相逢」，迴避不得，就互相招呼一下，閒談幾句。尼古拉老實不客氣，在草地上仰面躺下，頭枕着手臂。凱蘇焦急地看了看他的大掛錶，恐怕卡瑪就要到來……尼古拉偏看出了他的神情，開門見山地說：「你是在等人，也許

在等一位姑娘吧？如果這樣，我就走開……」

凱蘇聽了，臉漲得緋紅，強辯着說：「我在等什麼人！這兒是泉水邊，大家都可以來打水的啊。」

尼古拉笑說：「哈哈！當然，當然！那末，我該走了。」

正說話間，樹叢又沙沙作響，裏面走出一位姑娘來。她包着頭巾，兩條又大又黑的髮辮垂在肩膀前面，手裏提着一個盛水的瓦罐，她看見凱蘇和尼古拉都在泉水旁邊，不由得吃了一驚，趕緊站住脚步，眼睛看着地上，眼皮很大方地低垂着。原來這位姑娘正是卡瑪。凱蘇站在那兒，模樣十分尷尬。尼古拉在暗笑，他跟卡瑪敷衍了幾句話，才說：「原來你們倆約好在這裏見面的，得啦，不用着慌了。凱蘇，開玩笑沒關係，但是正經歸正經。春天快到了，我們要商量一下耕種的事情，明天你到村蘇維埃來一趟。」說完，他才走開了，留下凱蘇和卡瑪在泉水邊。

這一對情人並肩坐着，輕輕款款地說着話。卡瑪問起他那條受過傷的腿，關切地道：「留心留心你的腿吧，你得努力幹活呢。不是嗎？主席說，春天快到了。咱們都懂得『一年之計在於春』的那句老話的。」凱蘇高興地道：「我比主席更關心春天。卡瑪，你可想看看奇蹟嗎？」卡瑪聳聳肩道：「咱們早已沒有迷信，哪裏會出現什麼奇蹟！」凱蘇站起身來，兩手撐在腰問道：「我有我的計劃。我問你，如果一畝地出產一千多斤玉蜀黍，你說好不好？」卡瑪搖搖頭道：「喔，只是你想得這麼好。咱們一畝地

出產兩百斤都勉強，還談得上一千多斤嗎？」凱蘇說：「奇蹟就在這裏……你知道那座慈悲岩嗎？在我出去打仗之前，我們時常談到它。可惜小鐵匠已經在前綫英勇犧牲了。嗯，你等着瞧吧。」卡瑪知道時間不早，提起瓦罐想走，凱蘇要幫她提着。她輕輕地把他推開道：「我自己來提。別跟我一道走，給人家瞧見了不好意思。再會。」凱蘇只得如痴如醉地站在那兒，看她走上小路，在樹叢裏隱去了。

第二天早晨，天氣更好，長空一碧，萬里無雲，紅日尚未上昇，草上的露水閃着亮光。凱蘇起得很早，他站在廣闊的院子裏，好像在傾聽什麼。他的父親米二伯從屋裏走了出來。這位老爺還只有五十歲，可是他半生辛苦，樣子已經非常蒼老。他身材瘦削，背有點兒彎，上唇留着短鬚，一雙大的藍眼睛卻顯很精明。他向凱蘇招招手道：「來，要做的事情多着哩。我們的籬笆在爛了，要把它修好，至少得用五車樹枝。大門也應當做過，你瞧，一開了門，就得花半天工夫才關得上，實在太不像樣了。牛棚快要倒下來，你捨得把牛壓壞嗎？」老大爺頓了一頓，點上他的煙斗，又嚕嚕嚕地接下去道：「還有，春耕要開始了，你是集體農場的一個隊長，可是他們把最壞的地段給了你這一隊。老實說，那兒連草也長不起來，別說種玉蜀黍了。凱蘇，你爲國家打過仗，也戴了勳章回來，而且你的腿痛了一冬天。我說，你可以去向集體農場請求，要他們來替我們修理房子，再給我們好一些的地段。你有這個資格啊。」凱蘇聽了，堅決地說：「我還不是跛子，用不到去請求什麼幫助的。爸爸，那些籬笆、大門、牛棚的事情，都可

以慢一慢，反正它們不會跑掉的。現在倒是田地和春耕最要緊。」老大爺道：「對啦！這麼壞的地段，叫我們怎樣耕種呢？」凱蘇道：「爸爸，你知道的，薩根的田地差不多全是紅土黃土，河邊的幾塊比較好的，又不够每一隊都分得到，總得有人在山邊上耕種啊。一老大爺不服氣地說：「但是爲什麼該輪到我們呢？」氣蘇反駁他道：「但是爲什麼該輪到別人呢？」老大爺無話可說。

這時候，有一位姑娘打屋裏探出頭來。她穿着花棉布長衣，袖子捲起，臉上神采煥發，一雙藍汪汪的眼睛正像秋水似的。她是凱蘇的妹妹妮娜。老大爺一見妮娜，好像有了幫手，就嚷着道：「妮娜，你來，聽聽你哥哥說的話。他對於房子什麼都不管，只知道耕種，說來說去又是那一套。」聰明的妮娜抬起眼來，看看父親和哥哥，她並不表示什麼意見。凱蘇在院子裏踱了幾步，突然問道：「你們想不想有個好收成？」老大爺和妮娜聽了這句話，都覺得莫名其妙。列位也猜得到，凱蘇又要提起那座慈悲岩了。是的，他果真說這件事。可是那座灰色的山岩究竟能不能夠做肥料，不但老大爺和妮娜將信將疑，此刻連做書的也不大清楚，悶葫蘆且慢點兒打破吧。

凱蘇可並不那麼傻，只把慈悲岩當做法寶，別的腦筋什麼也不動。他動的腦筋多着呢。他是農隊的一個隊長，就在今天，他得去看看隊裏幾個組長，問問他們對於工作有什麼意見，給他們打打氣，然後再得跟農場領導和村蘇維埃談談。於是他吃過早飯，就走了出去。他第一個碰到的組長名叫安東。其實這個安東思想落後，好吃懶做，正是舊